

原创长篇小说

田成林◎著

温温柔柔 做女人

尘世男女的情爱博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原创长篇小说

田成林 著

溫柔 做局

尘世男女的情爱博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柔做局 / 田成林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385-4152-6

I. 温… II. 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3381 号

温柔做局

田成林

责任编辑 于德北 张晓峰

装帧设计 张海军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4152-6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溫柔做局

私营企业家林渊浩，以其冷峻、忧郁的令孟静这种成熟却不谙世事的女人痴迷的独特魅力，将她征服。就在孟静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与幸福之中时，一场灾难降临在林渊浩的头上。为了帮助林渊浩摆脱困境，孟静倾其所有，包括身体、房子与平生积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围绕她发生的一切，都是这个男人精心设下的骗局。

堕落之后的孟静以风骚、性感而大胆、放荡成为乐园酒吧最受欢迎的小姐。

新悦读·悦读系列
山成神 著

溫柔 做愛

全世男女的情愛博奕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德北
张晓峰
装帧设计:张海军

内容提要

38岁的独身女人孟静,在一个寂寞的夜晚,将比自己小20岁的女同事文雯召到家中。文雯领她来到乐园 & 吧。这里聚集着一群精神空虚、颓废,生活糜烂的都市另类。孟静的出现,一时间成了乐园 & 吧的焦点人物。大大小小的男人为了财貌双收,向孟静展开了凌厉的攻势。

最后,来自深圳的私营企业家林渊浩,以其冷峻、忧郁的独特魅力令孟静这种成熟却不谙世事的女人痴迷,将孟静征服。

随后,他领着孟静游山玩水,赠其美元、金表、豪宅。就在孟静沉浸在这意想不到的幸福中的时候,一场灾难降临在林渊浩的头上。为了帮助林渊浩摆脱困境,孟静倾其所有。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围绕她发生的一切,都是林渊浩精心布置的骗局……



目 录

第一章 心动之夜	001
第二章 乐园 & 吧	012
第三章 到底谁的错	025
第四章 旧梦难续	035
第五章 一醉方休	046
第六章 温暖的气流	055
第七章 直觉与忠告	062
第八章 爱是一种主动	072
第九章 孤独无助	083
第十章 一个追求者	092
第十一章 生活是一道难题	102
第十二章 极品男人	111
第十三章 悲剧的阴影	118
第十四章 网上谈兵·夜不归宿	129
第十五章 另类的 HAPPY	139
第十六章 一语成讖	150



第十七章 黄雀在后	162
第十八章 执迷不悟	170
第十九章 有惊无险	180
第二十章 极端抉择	193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传奇	210
尾 声	222



第一章 心动之夜

孟静身子一拧，取来一瓶干红，把酒往茶几上一放，眼睛就直了：文雯手中握着茶几上那把昂贵的青铜仿古装饰刀，对准罐头正要扎去。孟静连忙把刀和罐头抢过来说：“让我来。”她转身到厨房，把青铜仿古装饰刀藏好，用专门开罐头的启子，一压一压地割开铁皮，心想：“我这不是没病找病嘛！”

这是东北某市夏天里一个闷热异常的夜晚。

高远、晴朗的天空没有月，没有云，也看不见一眨一眨的星星。

只有地上璀璨的灯火彻夜不熄，十分夸张地散射着五颜六色的光芒，忠心耿耿地充当证明这个城市已经繁华到了极致必不可少的附庸；还有那溽热的风，也不甘寂寞，裹挟着都市特有的气息，轻佻、放肆地扑到那些已经习惯了夜生活的男男女女身上，使他们在感到烦躁的同时也滋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和过多不安份的欲望，开始像发情的野兽似的满街乱蹿，寻找能够满足他们心理或生理上各种暧昧要求并适合自己口味的场所。

商人咧开嘴乐了。

于是，大大小小的酒店、酒吧、迪厅、网吧，包括洗浴中心、按摩房什么的都敞开了造型各异的大门。



有人进,有人出。

衣冠楚楚的门童或服饰艳丽的礼仪小姐谦恭有礼地站在门的两旁,笑容可掬地迎来送往。噪音便不可避免地在本应寂寂无声的夜晚喧起:汽车的喇叭声、醉汉的吵骂、精力充沛的少男少女的吼唱、激昂的或舒缓的乐曲和小商贩的叫卖声拧在一起,如同钢铁打造的尖利无比的锐器,刺入人们的耳鼓,无情而又残忍。谁想不听都不行——除非你是个聋子。

如此热闹非凡的夜晚,即使早早躺在床上的人,也不能轻易进入梦乡。睡着了的呢,又常常会莫名其妙地被惊醒。

唉……

发生在夜晚的故事大多数与床有关,一般的人即使竭尽全力,也脱离不了这个俗得不能再俗的窠臼。比如说,某人将要在下面讲述的一些道听途说,就必须要从一所豪华住宅的床上开始。

那床是由红木精心拼凑的(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一种粗糙或细腻的拼凑,包括贯穿人类生命的生活),它摆在那所四室两厅的豪华住宅居中的主卧室里,以其出奇的宽大、笨重与欧式雕花木门、昂贵的檀香地板和价格不菲的中看不中用的摆设,齐心协力,炫耀着主人的富有与奢侈。

23点30分,这些物件的女主人孟静准时醒了过来。她一丝不挂地躺在刚才提到过那张宽大的双人床上,以一种挑逗的姿式抽着烟。

偌大的房间里就孟静自己,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她可挑逗的对象。假如此时有人无意间闯了进来,撞见孟静这样有伤大雅地躺着,很容易猜到她是个由于多年放纵才养成裸体睡眠习惯的淫荡女人。

其实,这是错误的判断。

虽然孟静是个让不同年龄段的男人看一眼都会产生不同想法的离了婚的美貌绝伦的女人,但不管在离婚之前还是离婚之后,孟静在生活作风上从未招致过别人的非议,无论是她单位里的对立面还是与她分道扬镳的丈夫展大志,在这方面挑不出她任何毛病。她一向循规蹈矩、生活态度严



谨,没有不良嗜好——她是去年春天发现自己的丈夫展大志与一位身份不明、妖里妖气的女人勾搭在一起时才染上吸烟恶习的。展大志是市里某直属机关的处长,官小权重。他先是大把大把地搂钱,得到孟静的首肯;后又寻花问柳,遭到孟静的强烈反对。

于是,二人开始了无尽无休的争吵并升级到以拳相向、大打出手的地步,夫妻间的情感逆流终于汇聚成汹涌的浊浪,把孟静精心构筑的爱的大厦冲毁了……

孟静的心,也被这场持续时间不长的离婚大战掏空了。

孟静和展大志共同生活了15年,一直认为他是最亲近、最可爱的人,她也一直坚信离婚只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幸,自己永远不会遭此厄运。

然而,展大志竟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她,更确切地说是以一种孟静认可的合法手段将她抛弃——展大志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给孟静留下了这套四室两厅的高级住宅、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

孟静离婚后,深居简出。除了上班以外,基本不和什么人来往。她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是市人事局财务处的会计。她的儿子展勇由展大志抚养,在一所全封闭的贵族学校念初中。展勇是个忘恩负义的小狼崽子,只有在和那个狼心狗肺的父亲产生了矛盾的时候,才会想起母亲,回来一趟看看她。

孟静的父母也都居住在本市,可作为女儿应尽的孝心随着她婚姻的失败而泯灭。孟静很少去看望父母,连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二位老人的,她几乎都忘了。可以说,孟静完全将自己封闭,并做好了舒适、孤单而又平淡的过完后半生的准备。

然而,这种过于刻板、有条不紊的生活仅过了三个月,就被一种外来的神秘的力量扰乱了。

所谓的神秘的力量其实是一种奇怪的声音,它来自于孟静家的隔壁。



声音是在几个月前的某一天夜里突然响起的，音量不大，但节奏感极强，在静悄悄的房间里飘散开来，显得格外清晰：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那天，孟静睡得很早，她的一个美梦被这奇怪的声音毫不客气地打断。她十分恼火地坐起来点燃一支烟，边吸边想：深更半夜的在干什么？一点儿公德也不讲，还让不让人睡觉？

孟静差点儿穿上衣服去敲邻居的门，制止这种损人又不太利己的行为。当她想起这天是隔壁小两口的新婚之夜时，不觉释然。孟静是过来人，知道扰人的动静是小两口做爱时床头撞在墙上发出的。这是许多粗心大意的新婚夫妇经常碰到的措手不及的尴尬，没啥大不了的。况且，洞房花烛夜，乃人生一大快事，不宜打扰，更应体谅人家的疏忽。于是，孟静宽宏地笑了笑，掐灭刚抽了几口的烟，侧着身子，在那声音的伴奏下，慢慢进入了梦乡。

连续十几天那种动静准时响过以后，孟静的植物神经紊乱，开始失眠了。每天夜里，她都会在那声音响起的时候准时醒来，辗转反侧。越是睡不着越是胡思乱想。

这能怪孟静吗？她38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她的内心，犹如窗外那暴土尘扬的干旱的大地，同样需要雨水的冲刷和滋润。但这所豪华的住宅里除了空虚冷寂伴随她的能有什么呢？只有孤独、失望和时刻压抑着的性欲。在体内压力不能得到释放的时候，孟静依然坚守着她最后的底线，没有像有些离婚女人那样放纵自己。但她知道，她必须给那充满欲望重压的心灵打开一个出口，于是，她在想入非非中不知不觉开始了自我抚慰。

这样做，孟静的心里一直有一种负罪感，于是，她突发奇想地找到了另一种释放自己的方法。今天，她一觉醒来，没有听见隔壁传来的异样的声音，于是，侧依在床上，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一个精致的真皮记事本，用手指点着一个个写在上面的人名——她想找个知近的人，打电话和人家唠



唠，以解孤枕难眠之苦，打发掉对于她来说过于漫长的夜晚。

孟静翻了好几页，也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她这才发现除了自己的影子默默地与她为伴、苦守空房外，在她无聊的时候，居然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以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孟静未免骤生悲哀，也失去了继续翻下去的耐心，沮丧地把记事本随手一扔，丢到了地板上。

记事本落地的同时，一张小硬纸片从里面掉了出来。孟静俯身拾起那张硬纸片儿，定睛一看，脸上便荡起了一丝笑意。那是一张自制的袖珍贺年卡，上面用钢笔写着：

祝：

静姐生日快乐！

小妹：文雯

1999年12月25日

“有人陪我了！”孟静欣喜若狂，放下贺年卡，拣起记事本，翻到写着文雯电话号码的那一页，抓起话筒，放到耳边。她刚要拨号，又想起了什么，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针与分针刚好重叠在12的位置上。孟静自言自语咕哝一句：“文雯没准儿早就睡了。”便放下了话筒。

她目光呆滞、神色怔忡地坐了一会儿，又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电话。右手抓起话筒的同时，左手也飞快地按下号码键。

她拨打的是文雯的手机。

接通后，一阵由歌声、笑声、打情骂俏声混杂的声浪如潮水一般互不相让地灌进孟静的耳鼓，然后才听见文雯用高亢、尖利的声音问：“你好！哪位？”

“是我，你静姐。”

“你好静姐！这么晚了还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孟静这时才想起她还没有编出给文雯打电话的理由，迟疑了一下，才



吞吞吐吐地说：“是这么回事儿，其实也没啥事儿。睡不着，想你了，跟你聊聊天儿。”

文雯发出一阵怪笑，以洞悉一切的口吻不容反驳地说：“想我了？静姐你一定太寂寞了吧？陪你聊聊天儿可以，但咱俩这样聊是不是不太合适？我话费可不多了。你明说吧，是不是想见个面，是你来，还是我过去？”

孟静问：“你在哪呢？”

“在‘乐园’呢，就是我常跟你提的那个地方，你要想过来就快点儿。”

“不去了，那地方我不太习惯，你好好玩吧，我撂了。”

“别撂别撂！是不是想让我到你那儿去？我马上就到。”

孟静沉吟了片刻，说：“那你就来吧！”

15分钟后，精神焕发的文雯敲响了孟静的家门。

文雯曾经在市人事局财务处干过两个多月的出纳，算是孟静的同事。她的实际年龄才18岁，高中没念完，就辍学在社会上闲逛。文雯的老爸文向东是个体老板，怕时间长了女儿学坏，花钱玩了招“空中飞人”，把文雯弄进人事局，想以此为跳板，再给她调到更为实惠的部门。可文雯不买她老爸的账，干了时间不长就辞职到外边混。文雯给她老爸戴了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眼罩，文向东只好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了。他索性不再管文雯，让她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去了。

现在有的父母也都想开了。聚在一起，只要听说谁家的孩子不好调教，发一通牢骚、感慨之后，经常以“管不了他们不管还不行吗”为结束语。

行是行，就是一大撒手把孩子彻底交代了。

文雯没辞职前，特别愿意和孟静在一起，她给孟静讲述她们的生活。文雯是前卫女孩儿，她对现实的目标和许多年轻人一样，非常清晰，对未来的归宿又特别迷茫。她最钟情的是吃喝玩乐，至于别的什么事情，她尽量少想或不想。她解释说这样做好处大大的，至少没有太多的烦恼。在这种清晰与迷茫的矛盾中，一大群处境和文雯差不多的少男少女，无限度地透支物质



生命,并沉浸在盲目的乐观之中,一天到晚总是笑脸常开的,让人都搞不清他们的快乐之源是从何而来的。

在与文雯接触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孟静了解到蹦迪、泡吧、上网已经在文雯甚至比她们还小的孩子中间司空见惯。孟静还发现,文雯的衣着总是与众不同,言谈举止更是卓尔不群。她走在街上,完全是一个冰清玉洁、傲视众生的公主。可上班的时候,她一旦进入办公室,便像一只夜里疲于奔命忠于职守捉老鼠累坏了的猫,精神就会迅速萎靡,情绪也随即极度恶化,瞅啥都闹心。

文雯刚跟孟静相识就直言不讳地告诉这位比自己大20岁的大姐说她早已不是处女了,她还说有无数个男人在疯狂地追求她,但她一个也不爱,相反地却爱上了一个对她的存在视而不见名叫常龙的男孩。

文雯说她是是在迪厅初遇常龙的。

那是一个月色皎洁,却让人毫无由来伤感的秋夜。情绪低沉的文雯和几个小伙伴为了发泄充斥心头的郁闷,来到了一家迪厅,结果遇上了常龙。

当时,常龙独自一人在领舞台上疯狂地蹦着“迪士高”。文雯说,常龙的舞姿有种女人难以拒绝的、野蛮的、动感极强的魅力,她为之倾倒,开始猛追常龙。常龙起初对文雯敬而远之,但最终架不住她的软磨硬泡,举手投降。文雯说,她追常龙已经到了鲜廉寡耻、不择手段的地步。她和常龙拍拖以后,两人租了处房住了不到一个月,常龙就离她而去了。

文雯讲到常龙走时的情形,泪眼潸然。她呆呆地注视着孟静这个“忠实”的倾听者的脸说:“常龙连个扁屁都没放就走了。他以为没了他我就活不下去了。别这么夸张行不行?我得好好活着,非找个比他还酷的。真遇上这样的,还是采用老办法:洗澡不用肥皂——硬泡。”表明决心以后,文雯擦去挂在眼角的残泪,恢复常态,跟一切都没发生似的,该干啥就干啥去了。

文雯讲述的一切对孟静来说,恰恰与她所经历过的相反。所以,她产生了相距甚远、恍如隔世又特别新鲜的感觉,也为自己的孤陋寡闻羞愧不



已。

孟静十几岁的时候，都是男的追女的，现在怎么倒过来了？她不明白。刚认识就无遮无挡地把自己的隐私抖落得一干二净，这也是令孟静大为诧异想不通的。她羡慕文雯这代人“很我”的潇洒，也嫉妒她们与生俱来的叛逆性格。

就在几天前，文雯的快乐之源却出人意料地枯竭了。文雯给孟静来了个电话哭着说，她的新男友宣布停止“拍拖”了，她痛骂了那个孟静并不认识的小子以后，掷地有声的发誓说要当一辈子单身贵族，最后，请求搬到孟静这里来住。

文雯的请求被孟静婉言拒绝了。因为孟静心里是明明白白的，像文雯这样的女孩，还是少接触或不接触的好。

别看表面上孟静是文雯的知音，但实际上，她在心里对文雯有所戒备和排斥，说她讨厌文雯也不为过，可现在孟静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人主动请到家里来了？连她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文雯进入客厅后径自往沙发上一坐，像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似的打量起孟静。

孟静也看着文雯，欲言又止。

在孟静的眼里，文雯是个绝对现代的新新人类。她穿了一身只有在外贸服装店里才能买到的平价的独具特色的衣裳（外贸服装在孟静年轻的时候叫“出口漏”），那是一身浅灰色的带有褶皱的棉布连衣裙，无形有款，看不出身体的曲线。据文雯自己说她这身衣服是这个城市里绝无仅有的一套，孟静则咋看她这身衣服都像孕妇装，但没说出来。

文雯见茶几上有盒烟，不用主人让，就点着了一支。孟静看她大大咧咧拿自己不当外人的架势，便觉兴味索然。可请神容易送神难，孟静不得不供着文雯了。她站起，虚情假意地拉开冰箱门，拿出一些食品和饮料，放在茶几上说：“咱俩先吃点儿东西。这么晚了，你就别走了，睡在我这吧。”



孟静这是下逐客令，以为文雯心领神会，假意推托一番，说些“坐一会儿就走”之类的客套话，然后，起身告辞。可文雯偏偏不按孟静划的道走，她出人意料地爽快，笑嘻嘻地看了看茶几上的东西，猛一抬头，仰脸瞅瞅孟静，长长的睫毛扑闪着，满是纯真地问：“有酒吗？”

孟静手一哆嗦，一把钢叉便掉在了地板上，声音颤抖着问：“什……什么？”

文雯对孟静的失态视而不见，依旧脆生生地说：“有酒吗？我不喝点儿酒睡不着觉。”

孟静一听差点儿没哭，心想：你还真想在这儿安营扎寨呀？嘴里却说：“有，喝啥的？”

文雯拿起一盒罐头，四处撒目开启的家什，说：“有洋酒最好，没有就来点儿干红也行。”

孟静身子一拧，取来一瓶干红，把酒往茶几上一放，眼睛就直了：文雯手中握着茶几上那把昂贵的青铜仿古装饰刀，对准罐头正要扎去。孟静连忙把刀和罐头抢过来说：“让我来。”她转身到厨房，把青铜仿古装饰刀藏好，用专门开罐头的启子，一压一压地割开铁皮，心想：“我这不是没病找病嘛！”

孟静启开罐头后，返回客厅，坐下来和文雯喝酒。

文雯的酒量很大，整整一瓶干红下肚，脸不变色。孟静喝了不到半杯，就头晕脑涨的了。她耐着性子陪文雯把酒喝完，被文雯搀进了卧室。在酒精的麻醉下，孟静躺下时间不长，进入了梦乡。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阵轻柔的抚摸将她弄醒了。她发现，文雯的手放在了她的胸罩上。

“你怎么能这样？”孟静低低地质问。

文雯依旧甜甜地笑着说：“怎么不能这样，这有什么呀？我睡着了，梦见我妈了。”

孟静觉得文雯还是个孩子，在她面前撒娇完全可以理解，就不再说话，